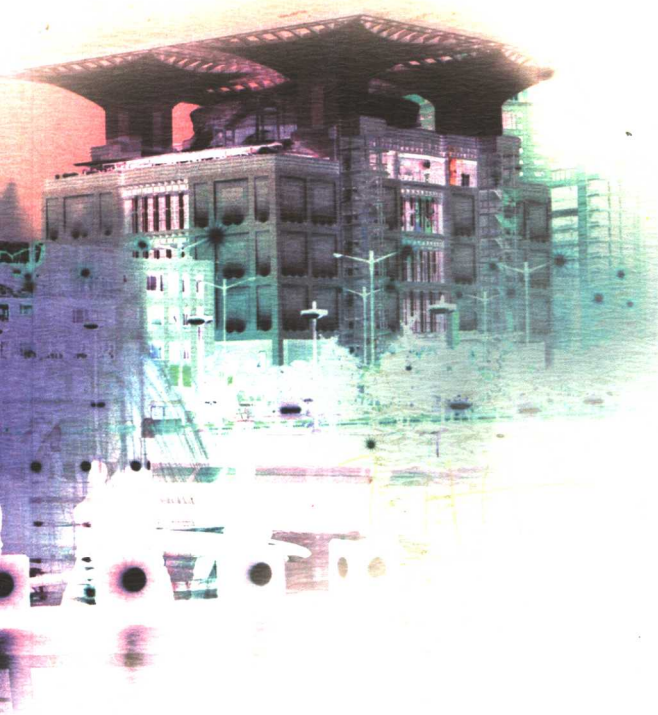


● 人在上海系列 ●

赵长天 著

不老的城市

随笔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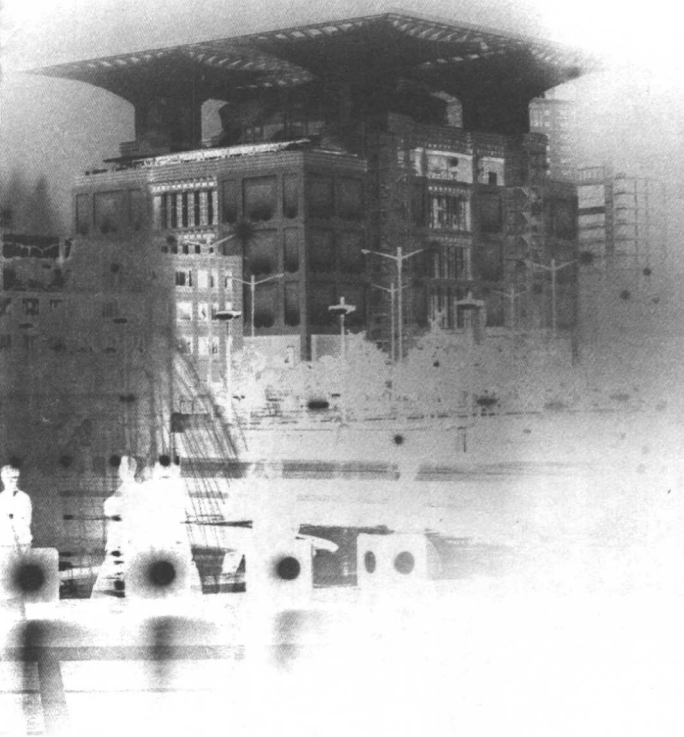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人在上海系列●

赵长天 著

不老的城市

随笔精选集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老的城市/赵长天著.—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

(人在上海系列)

ISBN 7-80685-110-0

I.不... II.赵...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2156号

策 划: 邓 明

责任编辑: 戴欣倍

装帧设计: 王建军

技术编辑: 鲍 屹

李 荀

不老的城市

赵长天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5 印数0001-5500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5-110-0/J·111

定价:14.00元

序

◎ 赵长天

上海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话题，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中国的另外一本历史书。

中国有两本历史。一本，是绵长悠久辉煌灿烂，给中国人露脸的历史：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说来底气十足，脸上放光。这是一本历史，一本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完整、最长久、发育最成熟的封建社会。还有一本，不过一百五六十一年，则是中国告别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一声再见，说得可不容易，有着割断母亲脐带的痛楚，痛的是不能一刀两断，一割，就割了一百多年！

前一本历史，虽荣光，毕竟过去了；后一本历史，几乎不堪

回首，却必须面对，因它将通向未来。所以，当中国人放眼未来的时候，就把目光聚焦到了上海。

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上海呢？

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留恋、赞叹，或许还夸大了那个年代的开放和繁华。一段五味俱全几乎不堪回首的历史，变成沉缅于中的陶醉，虽然有其可以理解的心理动因，毕竟是浅薄的。所以，关于上海，尽管已经有了很多文章很多书籍很多画册，但关于这座城市的感受、研究和理解，还刚刚开始。

这套“人在上海”丛书，是请一些作家从比较个人的角度来观察上海。或许比较感性，肯定相当局限，它只是某一个人亲历的上海，看到的上海，感知的上海，是一堆细节。但对任何东西的了解，都是始于细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城市，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如果在三十年代，就有一批生活在上海的各种各样的人，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表达出他们对周围的观感，今天的人们就会超出灯红酒绿的浮华表象，对那个年代的上海有更多更深的认识。“人在上海”，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观察上海的角度，为历史做着有意思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是说不完的。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城市纪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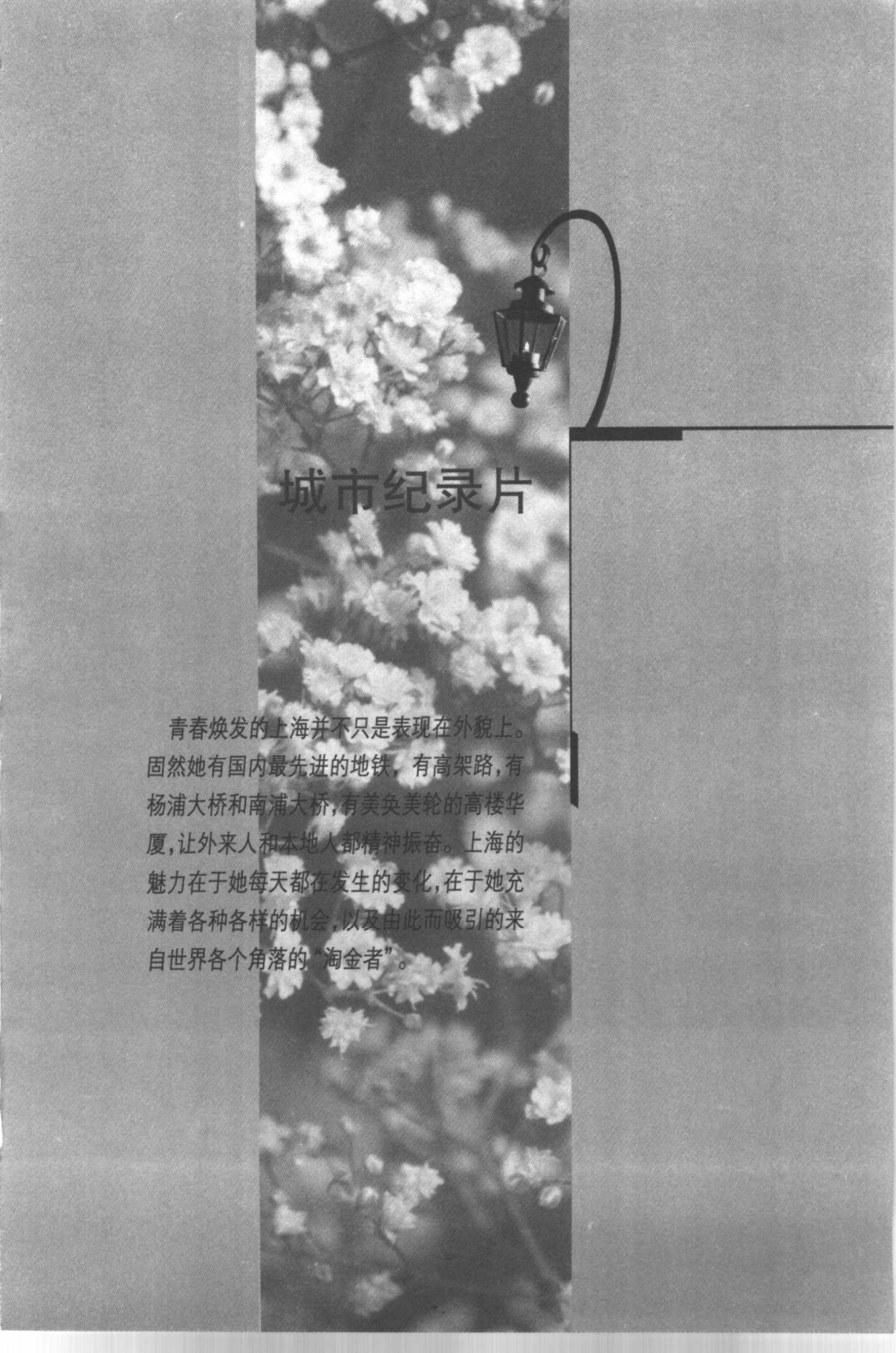
我的马路	3
向往静安	17
弄堂	19
不老的城市	23
过渡年代的风景	25
不朽的外滩	27
城市的面子	29
骄傲	31
上海的路名	34
透明的馒头	36
新来的上海人	38
城市的细节	40
名街与名校	42
“上只角”与“下只角”	44
外交家的家乡	47
短促却辉煌的生命	49
城市的中心	52
灯光三题	54
围墙的悲哀	57
玫瑰是美丽的	60
上海女人和上海男人	62
台上台下	65

第二辑 咀嚼曾经的生活

牙祭	69
续《牙祭》	73
文人买菜	75
光着脚走走	79
失眠	81
嚼头	83
购物的乐趣	86
茶滋味	88
去饭馆的理由	91
我的双休日	95

第三辑 朋友从记忆中来

丁明远老师	99
师道	103
偶像	107
人生八十	111
脱俗的美	115
老罗再见	117
老友福先	121
六十岁之后的成功	125
二十个孩子的妈妈	137



城市纪录片

青春焕发的上海并不只是表现在外貌上。固然她有国内最先进的地铁，有高架路，有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有美奂美轮的高楼大厦，让外来人和本地人都精神振奋。上海的魅力在于她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于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以及由此而吸引的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淘金者”。

我的马路

提起上海，人们常常会说到外滩、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令上海人自豪的标志性建筑。自然，这些都是好地方，但对于绝大多数上海人来说，这些地方只不过是一处风景，和到北京看故宫、到桂林看漓江、到杭州看西湖一样。倒是某一条马路、一巷小弄或者一个街区，由于和你的某一段生命相连，它才会真正留在你的记忆中，让你日后回忆起来，有一种故乡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它或许没有名气，没有资格来代表上海，却又正因为它的无名、因为它的普通，它就较之那些标志性建筑有了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的气息，也就有了更多真实的代表性。它不是外衣上供炫耀的挂件，而是皮肤以及之下的血肉，有体温，有质感，可以触摸，和细细地体味。

武进路

这幢楼，这条街，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当然无可奈何，比起有的地方来，

这里总算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过去的影子。

武进路，地处虹口区中心，东起九龙路，经吴淞路、乍浦路、四川北路、江西北路，到河南北路止，很短，大约不到两公里吧。我家自1948年搬来上海时就住在这里，整整住了40年。

我家住的，是幢很奇怪的房子。现在大家常常说起的上海的典型建筑，什么花园洋房、高层公寓、新式里弄、石库门、棚户简屋，都不是。它是座两层楼房，朝南面对着一个相当大的花园。我家搬进来时，底楼是家卖煤油的商店和一个咖啡馆。咖啡馆和油店之间，有扇临街的小门上二楼。楼梯很暗，但很宽大。二楼有个十几平方的过厅，然后再上两个台阶进入走廊。走廊右手是个厕所，有将近十平方，马桶却是老式的蹲坑，因为公用而变得肮脏。走廊两侧南北各三间房，朝南的房间大一些，朝北的小一些；到顶头下两个台阶，是个南北套房。这样结构的房子，是旅馆，是饭店，是办公楼，抑或是上海开埠不久中国人建造的不中不西的花园住宅？

当时二楼总共住了五家人家，楼梯上来的过厅改成了公共的厨房。在一楼半的楼梯拐弯处，还有个亭子间似的小屋，住着另一户人家。我家则是把楼梯转弯处的过厅拦出一部分作厨房，然后再破墙而出，在底楼咖啡馆的大厨房上面搭建了一间木结构的房子作卧室。所以我家的房间三面是木板，一面则是拉毛了的外墙，上面还有粗大的落水管。别看是个不伦不类的违章建筑，作为住宅却相当舒适，因为它突出在花园里，又面南向阳，树木花草的清香伴着灿烂的阳光，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明亮的记忆。

没过多久，花园改成了强生出租汽车公司的停车场，虽然风景不再，但

视野依然开阔，窗前那棵粗大的广玉兰也保留着，供我们家搁晾衣杆。我常常伏在窗口，看广玉兰肥硕的叶和在五月开花季节饱满的乳白色的花瓣，浓烈的花香，至今还留在美好的回忆里。

对孩子来讲，这块停车场，有着特别的诱惑力。白天，出租车开走了，停车场空空荡荡，我们和看门的早已混熟，一个个溜进去，在空旷平整的场院里嬉笑奔跑，或者围着待维修的车辆捉迷藏，或者看工人检修车辆。城市里的孩子，有这样大的游戏场所，真是难得。

在我们家的斜对面，隔着马路，有个“海军司令部”，是幢漂亮的红砖洋楼，前面也有个不小的花园。长大后知道海军司令部不在这里，但的确是属于海军的一处房产；或许是某个海军将领的住宅，或是某个机关，反正戒备森严。因为戒备森严，所以特别引起我们的好奇，总是偷偷从黑铁门的缝隙里窥看里面的池塘、假山，以为比真正的公园要好玩。后来，这个地方改为海军军官子弟幼儿园，戒备就不那么严密了，我们就找机会偷偷溜进去。等到能溜进去了，这地方就不那么好玩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刮台风。那时候的台风比现在厉害得多，我想是因为那时候没现在这么多的楼房阻挡风的横行。那次狂风暴雨之后，不知是谁来告诉的，说赶快去海军司令部拣麻雀。那里已经是幼儿园了，但大家还是习惯地叫海军司令部。跑到那里，果然里面遍地麻雀，多数还活着，只是全身湿透飞不起来了。真是难以想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麻雀被风刮在地上。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种现象，也没见有文章记载过这样的现象。但记忆是没有错的，因为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拣麻雀的兴奋。竹篮一会儿就装满了，我们喜笑颜开地拎回家去，

不一会儿，家家户户都支上了油锅。那年月吃的东西少，能够放开肚子吃油炸麻雀的机会仅此一回，所以难忘。

夏天的晚上，我们就在停车场门口乘凉。那个年代，没有空调，电风扇也是奢侈品，而气候似乎比现在要热得多。熬过一个难耐的白天之后，家家户户就都转移到了室外。太阳刚一下山，大家就开始在马路上泼凉水，让晒烤一天后的水泥赶快降温。不宽的人行道立刻就被各式的板凳、藤椅、竹榻甚至行军床占领。停车场的大门很宽，而且有个长长的过道，过道上是有过街楼的，白天晒不着太阳，阴凉；而过道那头连着开阔的场院，这里就成了风口。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乘凉的地方了。乘凉的时候，大人们或聊天，或打牌，孩子其实是无所谓乘凉的，他们在人堆里穿梭奔跑，依然一头一脸的汗。

停车场隔壁，是幢红砖楼房，那是幢气派的房子，沿马路上四级台阶，经轩厅进门，有个一两百平方的内天井，上下三面都是敞廊，里面有很多房间。想来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馆。1949年后做了区卫生局，后来改为一家医院。

马路对面，有家南货店和一家照相馆。我姐姐读小学的时候，有几年，她的着色大照片曾经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让我们家很有点明星的自豪。南货店旁是个小弄堂，弄口有个给水站，就是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卖水的。弄里的居民就聚在这里洗衣淘米，很像农村的河埠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即使在市中心，也有着几分农村风光。

到了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我家隔壁的停车场变成了工厂，广场搭起天棚，作为货栈，窗外的景观就完全改变了。

这工厂，就像发育阶段的孩子，日长夜大，很快将隔壁的医院吞并，又

很快将货栈拆除盖起新厂房。厂房离我家只四五公尺，上二楼的露天楼梯几乎贴着我们的窗户，我们天天看着工人们上楼下楼，工人们天天看着我家的日常起居。那年代，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也没有什么环保的概念。夏天凉爽的南风，被挡住了；冬天温暖的阳光，被遮没了。最最要命的，是建起来的新厂房居然是个冲床车间。几十台冲床开起来，简直惊天动地。在我们家，特别在夏天，开着窗，是绝对无法正常说话的，个个都像聋子一样扯着嗓门喊。我着实体会到，声音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简直有着固体的质量，能让你窒息。有个阶段，生产任务忙，冲床车间日夜三班开工，那声音像锥子一样刺你，像榔头一样砸你，你实在无处可躲。只有早中晚三餐，各半个小时，冲床一齐停下来，于是空气一下子稀释了，纯净了，你绷紧的心立时松弛开来，仿佛泡进一池温水，你觉得世界怎么这样美好！但没过多久，你就会开始担心，就像等待着敌人将发起的总攻，等待着万炮齐鸣。

我们就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好多年，后来，经和工厂交涉，搬到了二楼朝北临马路的房间。武进路紧连着原来的火车北站，交通十分繁忙，夜里常有载重卡车来来往往，相当嘈杂。但是，从冲床的声浪里逃出来，临街的屋子，就足够安静了！

中州路

从我家往四川北路走，有一条更小的马路，叫中州路，只有几百公尺长。

很多上海人大概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路。但中州路上有一所出名的学校——华东师大一附中。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师大附中读书，又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分配，就在这条路上整整走了八年。

1952年以前，师大附中在欧阳路，而这片灰白色的楼房属于商学院（后来的财经学院）。1952年这两所学校不知因为什么互换了校址。按照现在上海一些寄宿制中学的标准，师大附中的校舍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格；它也确实马上就要搬迁到投资六个亿的新校舍去了。但中州路校区，在当年，是够气派的。

气派这个词用得不合适。它很朴素，很大气，虽然是日本人建造的，但看不出日本的风格。整座建筑最有特点的是教学楼。教学楼是长长的一排四层楼房，朝南的一面是走廊，朝北的是教室。朝北的大窗户和朝南的向着走廊的大窗户使得教室的采光既充分，又均匀。这对于学生的视力是很有好处的，当然，比较冷是缺点。所以，冬天，有太阳的日子，这条长长的、向阳的、有着宽大窗户的走廊，就变得那么可爱。更可爱的是宽大得可以睡觉的窗台，坐在上面沐着阳光聊天，你能想像这些年轻人的愉悦吗？师大附中出过一套风景照片，教室外的走廊就是一景。另外还有东校园以及升旗的平台。

附中的建筑呈L形，一边是三层的教学楼，另一边是两层的办公楼和礼堂。在交汇的直角处，凸出一间四层，是团委办公室。再往上，就是升旗的平台了。那里是全校的制高点，也是附近所有建筑中最高的。虽然不过五层，在那个年代，已经可以登高望远了。“一览众山小”特别符合年轻人充满遐想的心境，而且这个升旗台只有一个通道，必须经过团委办公室，就使得一

般学生难得有机会登临，就确实成为了一景。夏夜，坐在高高的平台上，浴着凉爽的夜风，仰观满天繁星，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对于十几岁的孩子，还真是享受。

不过对于我来说，学校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游泳池。我对游泳的兴趣是父亲培养出来的，在小学就开始准专业训练，所以一进师大附中就是校游泳队的成员。在我们那个年代，重点中学的概念远不如现在这样深入人心，这样吸引眼球。我考师大附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离家近，而学校有自己的游泳池，则是意外的收获。假如我有选择的权利，我一定会因为游泳池而选择师大附中。每年暑假，我都是在游泳池度过的，做救生员，晒得像非洲人一样皮肤黑亮。

在师大附中背后，有个虬江路旧货市场，专卖旧机器设备和五金配件。这个市场历经四五十年至今依然存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大的社会变动面前，它能以不变应万变。对于男孩子，五金小玩艺是很有吸引力的，得闲就会去遛遛，就像现在女孩子逛时装店。还有个市场是常想去的，就是牛庄路的无线电零件市场，有各种各样的旧电阻电容电子管。但那里比较远，在浙江路宁波路，难得去。

四川北路

四川北路就有名气多了，它是上海的主要商业街。前几年有一条非常成

功的广告语，叫做“走走逛逛南京路，购物请到四川路。”它很好地概括了四川路的市民品质。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川北路就是市民密集的居住区。那里较少豪门大宅，多是里弄和公寓。四川路上有各色的商店和文化设施，生活十分便利，很能体现上海人过日子的精细和实惠。

当年作为学生的我，最关心的是四川路靠近武进路的旧书店。在六十年代，那是上海比较大的旧书店。我读中学时，家境拮据，手头很少零用钱，新华书店是不大敢进去的，想买书就去旧书店。再有一个好处是旧书店可以看书，而当时的新华书店，不像现在的书城那样开架售书。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表演艺术，曾买过一本论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很多年以后，我调入作家协会，忽然发现那本书正是茹志鹃老师的丈夫王啸平先生所著。我把书送给了王先生，他高兴极了，说他自己已经没有这本书了。

我还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四川路桥堍的邮政总局，那是因为我曾经迷过集邮，邮政大楼二楼卖纪念邮票的柜台就很有吸引力了。当然更多的时间只是看看，买不起；顺便在大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遛来遛去，以及把宽敞的石楼梯扶手当作滑梯。在四川路桥附近，有不少私人的买卖邮票的小摊，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留连忘返的地方。几十年后，我儿子也集过邮，那都是父母把整年的纪念邮票都订好了。我想，离开了寻寻觅觅的过程，集邮也就失去它的魅力了。

四川路的附近，还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比如海宁路乍浦路口，有国际、胜利两个电影院和解放、虹口两个剧场。解放剧场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上演话